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九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漢紀

周之燦星若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嘗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

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綱目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十國而韓塞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

捧璽符節以降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

符節降軼止道在西安府城東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

之不祥乃以屬吏○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何法書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

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沛公西入咸陽秦都今西安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

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邊戶口民多少民強

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

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

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

害

張良請聽

蕭何收秦圖籍樊噲請還霸上

沛公至霸上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

綱目

紅銀...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也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

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鍾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

於新安發白起殺降雖後世兵家者流亦惡之秦亡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坑降卒至于二

籍之罪又注音白起見目項羽卒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同戍怒過秦中秦

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浙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怒竊言羽

計眾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坑二十餘萬人新安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城南而獨與章邯

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

皇帝冢大掠而東書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降秦苛法下書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

始發沛公入關其雍雍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諱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

此目或說稅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

攻破之進至戲布水名在西水名在東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在戲沛公兵十萬

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李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從

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腰伯入見沛公公奉卮支○酒器酒為壽上酒曰約為婚姻

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

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

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羽目羽舉所佩玉玦決○玉佩也如環而有缺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

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上閨

以蔽身扞目直入瞋瞋○目也目視羽瞋怒而張目也頭髮上指目皆目際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

彘肩噲立飲啗淡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

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見八卷第八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

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

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國也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趣○同趨霸上留張良

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

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聲破玉斗曰唉哀○豎○汝子不足與謀奪

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衣繡夜行
沐猴而冠

美帝

西楚霸王

立沛公為
漢王

漢以蕭何
為丞相
遣張良歸韓

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

阻山山關險阻帶河河謂四塞之地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

貴不歸故鄉如衣去聲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猶猴也而冠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

羽聞之烹韓生下齊陳氏曰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

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伺魚也而顧

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

公者可註詩國風新臺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

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

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都郴丑森反今湖南廣州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

楚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徐州立沛公為漢王項籍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

講解又惡負約以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道險秦之還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今陝西漢中府都南鄭今漢中府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

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立申陽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

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

為濟北王綱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綱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綱初漢王以項

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獨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

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仲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此方

養民以致賢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張良復歸漢

韓信為大將蕭何給軍食寄食亭長

乞食漂母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重霸三分關中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

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王遣

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殘上道。名曰棧道。在褒城縣東北。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渡。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葉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

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

都走之。因留市不令平聲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

拒野。見上卷第九有眾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齊與濟北膠東又

使越擊楚。大破其軍。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去聲歸漢。書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法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

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心為韓而已矣。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閒諫行也歸漢。良多病。

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綱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

定三秦。雍王卬迎戰。敗走廢邱塞。賽王欣。翟王翳降。書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法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為之。初。淮

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數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在淮安府城。西亭長見八卷六。寄食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蓐。肉食。謂早炊食於蓐。蓐也。蓐蓐席。食時。信往不為去聲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

水中擊絮。母見其飢而飯。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獨

受辱少年

國士無雙

韓信登壇之對

哀王孫猶言公子尊稱之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眾辱之曰。若汝也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誘上聲。兩股間也下。於是信氣視之。俛俯同出胯下。一市皆笑。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
 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
 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
 鄭。見上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
 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
 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
 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
 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
 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
 曰。大王自料勇悍翰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因去聲。噤。去聲。噤噤。去聲。叱咤發怒聲。

張良遺書
項王

獨受知人
之名
緩兵上策

千人皆廢。也。伏然不能任屬祝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好。和至人有

功當封爵者。印利玩平。忍不能予。利。國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能予人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

下。不居關中。見上卷四。而都彭城。見上。逐義帝。置江南。見上。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雍王卬。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本卷第一。秦父兄怨

之。痛入骨髓。雖上聲。而楚彊以威王之二。見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本卷第一。於諸侯

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見上。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檄者。陳彼之惡

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也。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

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王至咸陽。今西安府。欣

翳皆降。張良遺書。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

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

人之名也。○項漢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銘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

南陽。今河南。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去聲。陵曰。漢王長者。終

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

當就死以報母

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臨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就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音徐庶見二註六卷四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冬十月西楚

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齊六小國為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發鳴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

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況籍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拘已私義帝不能

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綱項籍使人趣義帝**

行自彭城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恭教擊殺之江中漢王如陝河

南河南鎮撫關外父老**綱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綱春正月**楚擊齊王

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

軍中尉**綱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烹牲分肉食甚均父老曰

善陳孺子字平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

去事項羽名殷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王趙將司馬印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

羽怒將誅定殷將吏為其定殷無功也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下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誅行

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見十六卷二典

主護軍諸將盡謹歡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居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嬖平之不視

盜嫂受金

陳平歸漢

漢王為義帝發喪

董公遮說

此則盜嫂之事誣平也。平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讓責也。魏無知，無知曰：臣所

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

死之而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聲，事楚而去

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

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

怨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刺音戚，行船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來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

敢復言。綱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發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

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目漢王至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新城鄉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

掌教化董公遮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作殺下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

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

哀臨去聲。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

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內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此庸齋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

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識論之此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大計也。西山真氏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綱夏四月，齊

擊楚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辭命氣象。

漢王睢水之賊

江何使九

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

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發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禍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通誅遠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

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

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

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

城見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水

城睢水在彭城城南死者二千餘萬人水為去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欲過沛見八卷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盈即惠帝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

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閒諫往從微道從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周呂封名於下邑今河南開封府夏邑縣收其兵

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神祖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數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數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書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

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目初項羽擊齊徵也兵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黥布九江王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

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

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

可屬祝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

可屬祝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

以取教倉

蕭何守關
中
深得辛渙
之義

韓信擊魏

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官名隨何請使王遣之。**綱**五月。漢王至滎陽。

陽書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目**王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

傅附者。傳著也。未傳謂未著名籍給公家檣校也。著音丈入聲。悉詣至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

遂築甬道。甬道。恐敵鈔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道是為甬道。厲祝之。河以取教倉粟。教倉在開封府河陰縣教本山名秦初教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大倉於此故名

倉**綱**魏王豹叛漢。**綱**漢王還櫟陽。見上立子盈為太子。發太子國儲副君宗桃所主是時漢方懷德

德音孔總**綱**關中饑人相食。書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綱**秋八月。漢王

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發易之辛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

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假音格至也。**目**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

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

中戶口。轉陸漕水調去聲。兵以給軍。未嘗乏絕。**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目**

漢使酈生酈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辱臣。如罵奴耳。吾

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異其基魏大

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

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

乎。曰。柏植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

周監易口象漢高帝

韓信破趙

李左車說陳餘

使餘義兵

出背水陣

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王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

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歌立餘為代王餘留輔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冀州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綱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

使下燕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

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也並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

食必在後顧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諫道微絕其輜重支載衣物車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

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大將之旗否則必為二子

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聞諫視聞韓知之大喜乃敢遂

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夜半傳發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諫革山

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軍壘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副將傳餐

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飯也謂立駐傳餐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水陣水綿蔓水也在井陘縣南門外趙望見

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倖棄

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

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

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

李左車說
韓信

隨何說歸
布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
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
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
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
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
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
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燕路。而遣辯士
奉書於燕。暴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
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順從也。遣使報漢。請以
張耳王趙。漢王許之。綱是月晦。日食。綱十一月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
歸漢。法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太王
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
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量具。為士卒先。大王宜
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見上。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
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同。夫託國於人者。固若

布 踞洗見歸
劉元城論
圍棋

趣刻印

借箸畫策

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

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見上而殺試作義帝見上也今漢王

收諸侯守滎陽見上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

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卷九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

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閒行從轍道而行與何歸漢十二

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帳御服食飲從

去聲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

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著為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踞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

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曰低棋曰梁武帝方候景以窮來歸遠粟地而王之其後景

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皆致籍旁人指

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都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連耳使良平

遇暗主雖累千言梁武帝見三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書未卒事不書書未楚數朔侵

奪漢甬道見上漢軍之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

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向稱霸楚必斂衽

而朝王曰善趣促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

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借王前所食之箸為王籌畫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鐸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

趣銷印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陳平請行

綱鑑易知錄

卷九

漢高帝

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休馬放牛。示不復用。見二卷第十二今大王

能之乎。且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

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屈則六國復大

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口哺。食在罵曰豎儒幾敗而

也。汝公漢王事。令平趣銷印。此首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

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

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

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

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越之難項羽。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

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註年不解陳幹謂秦惠王曰。下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

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

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敵。見八卷九伐趙之役。見上六彭越之難。見上五。綱夏四月楚圍

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註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目漢王謂陳

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不下咽。曰鯁。世以蹇謬為之。臣亞父。亞父也。項尊離

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賄。反間。行以疑其心。破楚必

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
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見上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宰。平曰
具舉進。而祥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也粗具進。使歸以報羽。大

范增一愚
老人
不及十三
歲兒

漢王走八
關

紀信誑楚

王
漢生說漢

漢王走渡
河

卿生請據
成倉

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武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特強失道，如漢王臨廣

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語廣武外黃五月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去聲軍成臯。目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光去聲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

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

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在陝西羽必南走王

深壁。軍勿戰，令滎陽成臯。見上閒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

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

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

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註：雍齒見十卷第四。綱：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

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目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

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

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

捐成臯以東，而屯鞏。弓上洛，今河南河南府華陽縣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